

《汉朝宫廷秘史》着重描写了宫廷内部分政治与情感的争斗故事。



通过历史的真实事件描绘出封建社会人群在廷中生活的手段，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存智慧。



通俗的语言，切近和迎合民众的兴味的故事，讲述平常百姓不知道的汉朝宫廷生活。

通俗易懂，思想内容健康，寓知识于宫廷故事之中。



对学习我国封建社会曲折、复杂的历史，能给予有益的帮助和启迪。

汉朝宫廷秘史

(下)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最新经典珍藏

徐哲身 著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广大读者对我国古代小说、史籍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地了解，增加了宫廷秘史部分。本书为汉朝宫廷的故事——汉朝宫廷秘史。



本书是了解汉朝宫廷历史的最佳读本，是一部难得的线索清楚、故事完整、细节生动的作品。



《汉朝宫廷秘史》中的故事情节颇为曲折。



作者将其中的人物勾勒地栩栩如生，着重描写了人物内心的成长历程，通过事件反映皇帝、皇后、妃子、宫女在宫廷中的成长与没落。



《汉朝宫廷秘史》反映出中国汉朝宫廷的故事，将不为人知的宫廷秘密从汉朝的历史中挖掘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



汉朝宫廷秘史

(下)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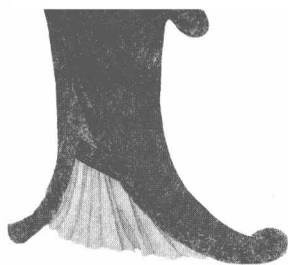
徐哲身 著

最新经典珍藏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广大读者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地了解，增加了宫廷秘史部分。本书为描写汉朝宫廷的故事——汉朝宫廷秘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朝宫廷秘史 / 徐哲身著. —2 版. —西安 : 三
秦出版社, 2012. 9
(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ISBN 978-7-80546-973-7

I. ①汉… II. ①徐…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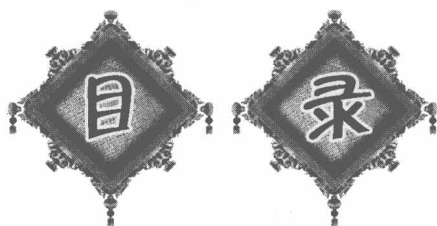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868 号

汉朝宫廷秘史

徐哲身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0
印 张 58
字 数 6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2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546-973-7
定 价 57.60 元(上、下册)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第 一 回	授龙种天意兴刘 斩蛇身先机兆汉	1
第 二 回	炼剑术姣娥请迟婚 医刑伤娥姁甘堕志	5
第 三 回	争城夺地爱妾任军师 送暖嘘寒娇妻通食客	10
第 四 回	意欲摧花慧姬逃世外 势如破竹真主人关中	15
第 五 回	粉腻花馨华筵迷艳魅 香温玉软御榻惑才妃	20
第 六 回	约法三章愚民入彀 谀辞一席上将开颜	24
第 七 回	宴鸿门张良保驾 毁龙窟项羽焚宫	29
第 八 回	私烧栈道计听言从 暗渡陈仓出奇制胜	34
第 九 回	乱人伦陈平盗嫂 遵父命戚女为姬	38
第 十 回	同命鸳鸯营中充质品 销魂蝴蝶帐下擅专房	43
第 十 一 回	逆子乞分羹思尝父肉 奸夫劳赐爵酬伴妻身	48
第 十 二 回	白水盟心虞姬自刎 乌江绝命项氏云亡	53
第 十 三 回	即帝位侮辱人臣 分王封栽培子弟	57
第 十 四 回	隔墙有耳面斥戚夫人 窃枕无声魂飞安彩女	62
第 十 五 回	长乐宫诸侯观礼 匈奴国阏氏受愚	67
第 十 六 回	记旧恨戏诮尊翁 蒙奇冤难为令坦	71
第 十 七 回	口吃人争储惊异宠 心狠妇戮将示雌威	76
第 十 八 回	讨淮南舍身平反寇 回沛下纪德筑高台	81
第 十 九 回	无可奈何撩愁借楚舞 似曾相识被诱说胡廷	86
第 二 十 回	挟微嫌家臣害主 嘱后事高祖升遐	90
第 二 十 一 回	老尼姑瓶中摄酒 少皇子被内遭酖	95
第 二 十 二 回	异想天开将人作瓮 奇谈海外尊妹为娘	100





第二十三回	塞外递情书戏调荡后	狱中忆旧事求救良朋	105
第二十四回	夫妻易位少帝弄玄虚	甥舅联婚嗣君消艳福	109
第二十五回	酒壮胭脂胆秘洞寻狐	香迷翡翠心重帷匿兔	114
第二十六回	一人得志鸡犬皆仙	两妇进谗豺狼当道	119
第二十七回	室有贤媛刘章笃伉俪	途逢苍狗吕雉竟呜呼	124
第二十八回	满面羞惭裸受桃花板	存心仁厚恩加柳叶刀	129
第二十九回	立东宫骨肉又相逢	服南越蛮夷咸入贡	133
第三十回	半夜深更洪姬引鬼	回心转意慎氏知人	138
第三十一回	遇椎毕命数本难逃	谋叛戕生咎由自取	143
第三十二回	习经书才媛口授	赎刑罚孝女名传	148
第三十三回	掷棋盘太子行凶	退奏折相公呕血	153
第三十四回	铜山不富饿死黄头郎	翠戒为媒强奸赤足妇	157
第三十五回	万劫仙姑有赦左道	再醮民妇正位中宫	162
第三十六回	能言树栗氏惨投环	解语花芸姝怕著裤	167
第三十七回	学坏样意羨余桃	作良媒情殷报李	172
第三十八回	纱帐映芳容水中捞月	荷池冀裸戏镜里看花	176
第三十九回	窦太主爱情推心腹	董庖人私惠浹骨髓	181
第四十回	翻戏党弹琴挑嫠女	可怜虫献赋感昏君	186
第四十一回	假含羞蛱蝶头贴地	真抢物蜻蜓背朝天	190
第四十二回	朱买臣讹传泼水	东方朔力辟偷桃	195
第四十三回	马上结同心姻缘特别	池中成密约体统何存	200
第四十四回	大将军性似迂儒	小太后形同木偶	204
第四十五回	驿馆作阳台死贪写意	宫庭易监狱活不耐烦	209
第四十六回	柳叶成文龙飞九五	杨枝托梦凤折重三	214
第四十七回	掀风作浪黑瞞不多时	搔首弄姿白伴能几日	218
第四十八回	阮良娣心如蛇蝎	冯婕妤身挡人熊	223
第四十九回	去汉邦凄凉出塞	从胡俗苟且偷生	227
第五十回	大嫖院东宫成北里	小上坟南苑劫西施	232
第五十一回	拍马屁幸列前茅	吹牛皮几兴巨祸	237
第五十二回	论贞淫感化妖精	拼性命保全犯妇	241
第五十三回	牛衣对泣不纳良言	象服加身频夸怪梦	246
第五十四回	真放肆欺君逾制	假正经惧姊捻酸	250
第五十五回	求子息淫狐蓄男妾	应童谣飞燕啄皇孙	255
第五十六回	钱可通神嗣君继立	病偏遇鬼废后归阴	260
第五十七回	争坐位藩妾遭讥	露行藏皇儿恕过	264



第五十八回	施奇刑油饼堪怜 发怪响鼓妖示警	269
第五十九回	恩承断袖遗臭万年 死拒穿衣流芳千古	273
第六十回	窃神器安汉公篡位 掷御玺老寡妇复宗	278
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茜窗惊艳影 秋波流慧白屋动相思	283
第六十二回	妆阁重来留情一笑 幽斋数语默证三生	287
第六十三回	协力同心誓扶汉室 翻云覆雨初入柔乡	292
第六十四回	芍药茵中明儿行暧昧 茶蘼架下贼子窃风流	297
第六十五回	触目烟尘鸦飞雀乱 惊心声鼓鳞散鸛离	302
第六十六回	捕影捉风深闺惊噩耗 焚香对月弱质感沉疴	307
第六十七回	慰娇娃老姬烹野雉 见仙婆医士想天鹅	312
第六十八回	癞犬登门屠户吃羹 痴猫守窟小子受笞	317
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胜智勇冠三军 触景生情缠绵书一纸	322
第七十回	宝马香车丽华出阁 长矛大纛文叔兴师	327
第七十一回	骁骑将军权充蛱蝶媒 圣明天子喜结鸳鸯偶	332
第七十二回	纤手解红罗柔情似水 秃头膏白刃军法如山	337
第七十三回	玉殒香消杀妻投古井 头飞血溅背母突重围	342
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娇娃临大敌 扫除草寇虎将立奇功	347
第七十五回	帐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坛下三呼萧王初即位	352
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选婿 大夫守义当宴拒婚	357
第七十七回	倒凤颠鸾喁喁私语 立妃废后赫赫天威	362
第七十八回	煮茗挑灯高贤陈妙策 弑夫媚敌蛮妇动痴情	367
第七十九回	除荡妇血染芙蓉帐 扫蛮囚烟迷翡翠峰	372
第八十回	绘遗容刘庄承大统 惊异梦蔡谙诣灵山	376
第八十一回	悲月影空房来怪妇 奋神威废院歼花妖	381
第八十二回	崆峒山双雄擒恶兽 嶙峋洞一丐捉妖蛇	386
第八十三回	软语诉樽前柔情款款 骊歌闻道上行色匆匆	391
第八十四回	慰鰥鱼佛婆行好事 挥利刃侠士警淫心	396
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头巾飞去 可人邂逅手帕传来	401
第八十六回	逞雌威数语解郎围 显绝技单身入虎穴	405
第八十七回	过名山狭途逢劲敌 宿古寺隔院听奇声	410
第八十八回	漏洩春光淫髡授首 望穿秋水淑女怀人	415
第八十九回	金莲瓣瓣佛座作阳台 玉笋纤纤鱼书与楚狱	420
第九十回	借剑杀人宫中施毒计 含沙射影枕上进谗言	425
第九十一回	乍解罗褥小秃驴得趣 闹翻绣闼大司马捉奸	430
第九十二回	园丁得宠蔷薇花下 厨役销魂翡翠衾中	434



第九十三回	留风院中借花献佛 濯龙园里召将飞符	439
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总监吞声 逞淫威侍郎受辱	444
第九十五回	妖态逼人难为长舌妇 忠言逆耳断送老头皮	449
第九十六回	占地施威不分黑白 瞒天巧计颠倒阴阳	453
第九十七回	易钗而弁荡妇迷人 浪哭淫啼昏君中毒	458
第九十八回	赴幽会女郎逢厉鬼 搜宫闱男妾变么魔	463
第九十九回	卖草兔壮士遇知音 捉山猫英雄逢艳侣	467
第一百回	妙手侍茶汤落花有意 冰心明礼义流水无情	472
第一百零一回	人面兽心竟为窃玉容 忠肝义胆甘作护花人	477
第一百零二回	扉上指声芳心惕惕 窗前足影醋火熊熊	481
第一百零三回	女自多情郎何薄幸 客来不速形实迷离	486
第一百零四回	施诡计羽士藏春云雨室 慕芳容村儿拜倒石榴裙	491
第一百零五回	麦垄中云迷巫峡 茅亭内雨润高原	495
第一百零六回	钗堕玉楼将军下马 娇藏金屋佞贼销魂	500
第一百零七回	狮吼河东懦夫屈膝 鸡鸣阊内美妾伤颜	505
第一百零八回	移花接木刺客成擒 换日偷天佞臣灭族	509
第一百零九回	两粒明珠疑云兴起 一双绣履横祸飞来	514
第一百一十回	堕勾栏佳人嗟命薄 当县尉豪杰叹途穷	519
第一百一十一回	王司徒樽前收义女 吕奉先马上拜干爷	524
第一百一十二回	舌妙吴歌似曾相识 腰轻楚舞于意云何	529
第一百一十三回	虎牢关威风占八面 凤仪亭软语订三生	534
第一百一十四回	好事难谐迁莺上乔木 密谋暗定调虎出深山	539
第一百一十五回	矢概有情帐中偃寡鹄 风云变色塞外失良驹	543
第一百一十六回	弄假成真将军得娇婿 转祸为福帝子续新弦	548
第一百一十七回	出虎穴雌威能解厄 夺美人壮士起争端	552
第一百一十八回	不伦不类阿侄恋姑姑 无法无天胞兄奸妹妹	557
第一百一十九回	禁内闹瘟神佞臣得计 帏边来侠女淫妇伏诛	561
第一百二十回	汉祚告终一王死孝 畅谈风月结束全书	566





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茜窗惊艳影 秋波流慧白屋动相思

历史小说是根据事实而做的,不可杜撰。正史根据事实,分了前汉后汉,这部《汉宫》不能不也有个分际。自从本回起,就是后汉的开始了。为便于读者醒目起见,先行表明一下。

却说九十春光,绿肥红瘦,风翻麦浪,日映桃霞。杨柳依依,频作可怜之舞;黄莺恰恰,惯为警梦之啼。梅子欲黄,荼蘼乍放。在这困人天气的时候,谁也说是杜宇声嘶,残春欲尽,是人生最无可奈何的境界了。那一片绿荫连云的桃杏林子里面,不免令人想起杜牧之寻春较迟之叹!那些初结蓓蕾的嫩蕊,却还迎着和风,摇摆个不住,村子里面曲曲弯弯露出一条羊肠小路,好像一条带子,环屈在地上一样。这时只有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在树干上互相叫骂,似乎怪老天忒煞无情,美满的春天,匆匆地便收拾去了。

此时忽然又夹着一种得得得的步履声音,从林子里面发将出来,那一群小鸟,怪害怕地登时下了动员令,扑扑翅膀便飞去了。停了半晌,才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从里面蹙了出来。他一面走,一面仰起头来,四处盼望,不时地发出一种叹息的声音,料想着一定是触景生情,中怀有感。当下他懒洋洋的走出树林。面前便是一条小溪,右面架着一座砖砌的小桥,他走到桥上,俯视溪水澄清。一阵微风,将那溪边的柳絮,吹得似下雪般飞入水中,水里鱼儿,便争先恐后地浮上来唼喋。他蹲下身子,熟视了好久。直等那鱼儿将杨花唼喋尽了,摇摇摆摆地一哄而散,他才怅怅地站了起来,背着手,仍是向桥那边慢慢踱去。没几步路,前面一道,却是蔷薇障在前面横着,他绕着蔷薇障一直走了过去,到了尽头之处,便是一簇一簇的茶蘼花架。前面在那众绿丛中,隐隐的露出红墙一角。他立定脚步,自言自语道:“我也太糊涂了,怎的好端端地跑到人家的花园里来做什么呢?”他说罢,便回过身来,想走了出去。

谁知花园里甬道很多,走了半天,不独没有钻出来,反而钻到院墙的跟前去了。他便立定脚,向四面认一认方向,可是他一连认了好几次,终于没有认出方向来,他暗暗的纳闷道:“这真奇了!明明是从那面一条甬道走进来的,怎么这会儿就迷了方向,转不出去呢?假使被人家看见了,问我做什么的,那么,怎样回答呢?岂不要使人家叫我是个偷花贼吗?好不好,赶紧想法子钻了出去,才是正经。迟一些儿,今天就要丢脸。”他想到这里,心中十分害怕,三脚两步地向外面转出来。说也不信,转了半天,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还是在方才站的那个地方。他可万分焦躁,额上的汗珠黄豆似的落个不住,霎时将那一件鹅黄的直摆,滴得完全湿了。他立在一棵杨柳树的下面,呆





呆地停了半晌,说道:“可不碰见鬼了么?明明地看见一座小桥在那边,怎么转过这两个茶蘼架子,就不见那小桥呢?”他没法可想,两只眼睛,不住的在四边闪动,满想找一条出路好回去。谁知越望眼越花,觉得面前不晓得有多少路的样子,千头万岔,纡曲回环,乱如麻缕,他气坏了,转过头来,正想从南边寻路,瞥见一带短墙蜿蜒横着,墙上砌着鹿眼的透空格子。那短墙的平面上,挨次放着吉祥草、万年青的盆子。隐隐的望见里面万花如锦,姹紫嫣红,亭台叠叠,殿角重重,他不知不觉的移步近来,靠着短墙,向里面瞧了一会,瞥见西南角上有几个十五六岁的丫头,在那里寻花折柳的游玩。他心中一想,我转了半天,终没有转了出去,倒不如去问问她们,教她们指点指点,或者可以出去。他想到这里,壮着胆,循着短墙,一直往那几个丫头的所在绕来。

一刻儿,到了那几个丫头玩耍的所在,不过只隔着一层墙,所以一切都能看得清楚。他屏着气,先靠着墙上面的篱眼向里面瞧去,只见一个穿红绢袄子的丫头,和一个穿月白色衣裳的丫头,坐在草地数瓦子。还有一个穿酱紫色小袄的丫头,大约不过十二三岁的光景,头上梳着分心双髻,手里拿一把宫扇,在那里赶着玉色蝴蝶。那一只蝴蝶,被她赶得忽起忽落,穿花渡柳的飞着。她可是赶得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再也不肯放手。一手执着扇子,一手拿出一条蛇绿的绢帕来,一面拭汗,一面赶着。这时坐在地上的穿红绢的丫头,对穿月白色的丫头笑道:“你看那个蹄子,是不是发疯了;为着一只蝴蝶儿,赶的浑身是汗,兀的不肯放手,一心想要扑住,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那穿月白色的也笑道:“她发疯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尽管去说她做什么?今天让她去赶够了,但看她扑着扑不着?”她两个有说有笑的,那个扑蝶的丫头,一句也没有听见,仍旧轻挥罗扇,踏着芳尘的去赶那蝴蝶,又兜了好几个圈子。好容易见那只蝴蝶落到一枝芍药花上,竖起翅膀,一扇一合的正在那里采花粉,她嘻嘻的笑道:“好孽障,这可逃不了我的手了。”她蹑足潜踪的溜到那蝶儿的后面举起扇子,要想扑过去。那一只蝶儿,竟像屁股生了眼睛一样,霎时又翩翩的飞去了。她一急,连连顿足道:“可惜可惜!又将它放走了。”她仍然不舍,复又跟着那一只蝶儿,向西赶来,走未数步,她被一件东西一拌,站不住,一个跟斗,栽了下去,正倒在一个人的肩上。她睁眼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穿红绢的丫头。她连忙爬了起来,对着那个穿红绢的丫头,嗤嗤憨笑。那个穿红绢的,正坐在地上弄瓦子,弄得高兴,冷不提防她凭空往她身上一栽。她可是吓得一大跳,仔细一看,便气得骂道:“瞎了眼睛的小蹄子,没事兀的在这里闯的是什么魂?难道我们坐在这里,你没有看见吗?”那个扑蝶儿的笑道:“好姐姐!我因为那只蝶儿实在可爱,想将它扑来,描个花模子,可是我费尽力气,终于没有扑到。刚才委实没有看见,绊了一个跟斗,不想就攒在你的身上。”穿红绢的丫头听了使用手指着骂道:“扯你娘的淡呢,谁和你罗嗦,马上告诉小姐去,可是仔细你的皮。”那个扑蝶的丫头听了这话,登时露出一惊惶的神气来,忙着央告道:“好姐姐!千万不要告诉小姐。你若是一告诉,我可又要挨一顿好打了。”她答道:“你既然这样的害怕,为什么偏要这样的呢?”她慌的哀求道:“我下次再也不敢了。”那个穿月白的丫头笑道:“痴



货,你放心吧!她是和你开玩笑的,决不会回去把你告的。”她听得这句话,欢喜得什么似的,跳跳跑跑的走开,一直向西边墙根跑来。

她一抬头,猛的看见一个人,在墙外向着篱眼望个仔细。她倒是一惊,忙立定脚,朝着墙外这个人问道:“你是哪里来的野男子?跑到我们家园里面来做什么呢?可是想来偷我们的花草的?”坐在地上的两个丫头,听她这话,连忙一齐站起来,向他一望,同声问道:“你这野汉子,站在墙外做什么勾当?快快的说了出来!如果延挨,马上就喊人来将你捆起来。问问你究竟想干什么的?”

他站在墙外,看见她们游戏,正自看得出神,猛的看见她们一个个都是怒目相向,厉声责问着,六只星眼的视线,不约而同的一齐向他的脸注着。他可是又羞又怕,停了半晌答道:“对不住,我因为迷失路途,想来请姐姐们指点我出去。”内一个丫头笑道:“迷路只有陌上山里,可以迷路,从没听过迷到人家园里来的。”他急道:“我要是在山里陌上,反倒没有迷过路;可是你们园里,我进来的时候,倒不晓得是个家园,后来看见有了许多的茶蘼架子,才知道是家园。我原晓得家园里外人不能任意游玩的,所以我忙要回去,谁知转了好久,竟转不出去了。千万请姐姐们,方便只个。”那扑蝶的小丫头笑问道:“那个高鼻子的汉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马上将你送出去。”他连忙道:“我姓刘名秀,字文叔,我家就住在这北边春陵白水村。”话还未了,那个穿红绡的笑道:“这个痴丫头真好老脸,好端端的问人的名姓做什么,敢是要和他做亲不成?”那个扑蝶的小丫头听了这话,登时羞得满面通红,低着粉颈,只是吃吃的憨笑。那穿月白的向她说道:“明姐,你去问问那个汉子。”她连忙答道:“他方才不是说过迷路的吗,又去问他做什么呢?你出园引他出去吧!”那穿月白的笑道:“你既然会说,你何不去引他出去呢?”明儿笑道:“我又不认得他,怪难为情的,教我怎样送法呢。雪妹,还是你送他出去吧!”雪儿笑道:“谁愿意去,你自己不去,又何苦来派别人呢?依我说,不如叫碧儿送他出去吧!”明儿笑道:“正是正是。我倒忘记了她了,叫她去一定是肯去的。”忙向扑蝶的笑道:“碧妹!你送那高鼻子出去吧!”碧儿笑道:“怎么送法?”明儿道:“你个痴丫头,真个死缠不清,年纪长得这么大了,难道送人都不会送吗?”碧儿急道:“你们又不说明白,教我将他送到哪里去呢?”雪儿道:“啐!谁和你缠不清,你不送就是了,扯你娘的什么淡!马上回去,明姐把你告诉小姐,少不得又要打得个烂羊头。”碧儿急得满头绯红,几乎要哭了出来,停了一会子,说道:“你们只是摆在自己的肚皮里,又不来告诉我,教我怎样送法?还说我不肯呢。”她说着,便向刘文叔问道:“那个高鼻子,你是到哪里去的?”刘文叔忙道:“我是要回到白水村去,你如肯送我出去,我就感激不尽了。”碧儿听了这话,便对她们哭道:“好姐姐,请你们送他去罢!我实在不知什么白水村黑水村在哪里。”雪儿笑道:“呸!不送就不送,哭的什么?谁又教你送他到白水村去呢,不过叫你将他引出花园就完事了。”

雪儿听了这话,忙拭泪笑道:“我晓得了,去送去送!”她便动身向北而走来,刚走了几步,猛可里听得娇滴滴的一声呼唤道:“碧儿!”她连忙止住脚步,回转身来,对她



们说道：“姐姐们听见么？这可不能再怪我不送那个高鼻子了。现在我要到小姐那里去了。”她说，便顺着花径弯弯曲曲的向东南角一座两间的小书斋里走去。

刘文叔在墙外听见碧儿肯送他出去，心中自是欢喜。猛听得有人将她唤去，他却将一块石头依旧压在心上，料想这雪儿明儿一定是不肯送他出去的。没办法打起精神，等碧儿再来，好送出去。他想到这里，那两只眼睛不知不觉的将碧儿一直送到书斋里。她进去了一会子，北边一扇窗子，忽然有人推开。他便留神望去，只见窗口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打扮得和天仙一样，更有那整整的庞儿，淡淡的蛾眉，掩覆着一双星眼，鼻倚琼瑶，齿排贝玉，说不尽千般娇艳，万种风流，把个刘文叔只看得眼花缭乱，噤口难言。禁不住暗自喝采道：“好一个绝色的女子！有生以来，还是第一遭儿看见这样的美人。只可恨近在咫尺，不能够前去和她谈叙谈叙。一见芳泽，不知哪一位有福的朋友，能够消受如此仙姿。”他正自胡思乱想的时候，瞥见她的身旁，又现出一个人来，他仔细一看，却就是刚才的碧儿。但见她 and 那个女子向自己指指点点的说个不了。刘文叔也晓得是说自己的，无奈只是一句不能听见，只好痴痴呆呆的望着她们。只见碧儿说了一阵，她闪着星眼，向自己望了一眼，这时窗门突然闭起，他怔怔的如有所失。片晌，只见那碧儿跑了出来，对她们说道：“明姐，小姐教你送那个高鼻子出去呢。”明儿笑道：“这可不是该应，偏偏就教着我，倒便宜了这痴货了。”她说罢，立起来，向刘文叔道：“你那汉子，你先转到后门口等我。”刘文叔听罢，连忙称谢不置，顺着短墙，向北走去。不一会儿，果然走到后门口，但见明儿已经立在那里等他，刘文叔便伸手一揖。

明儿躲让不遑的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刘文叔笑道：“一者谢谢你引我出去；二者我有两句话要问你。”明儿道：“有什么话可问？”刘文叔笑道：“请问这里叫什么地方？你们主人姓甚名谁？”明儿笑道：“我当是什么要紧事的呢，这样的打拱作揖做鬼脸子，我对你说罢，我们这里名叫杨花坞，我们家老主人去世了，只有老太太，两个小主人，一个小姐，大主人叫阴识，二主人叫阴兴。她说到这里，便住口不说了。

刘文叔正想她说出她们小姐的芳名来，不想她不说了，连忙问道：“姐姐！我还要请问你，你家小姐芳名叫做什么？”明儿听了这话，似乎有些不大情愿的样子，扭过头，向他狠狠地瞅了一眼，冷冷的答道：“你问她做甚么？闺阁里面的名字，又不应该你们男子问的。”刘文叔被她当面抢白了几句，直羞得面红过耳，片晌无言，那心里仍旧盘算个不住，陡然想出一个法子来，便笑着对明儿道：“姐姐，你原不晓得，我问你家小姐芳名，却有一个原因，我有个表妹，昨天到我们家里，她没事的时候，谈起一个阴家女子来，说是住在杨花坞的，她请我带一封信给她，我想你们杨家坞，大约也不是你们主人一家姓阴的，而且阴家的姑娘，又不是一个，我恐怕将信交错了，所以问问你的。”明儿凝着星眼，沉思了一会子道：“你这话又奇了，这杨花坞只有我们主人一家，姓阴的更没有第二家的，我家也只有一个小姐，名叫阴丽华。”刘文叔还恐她不肯吐实，忙故意的失惊道：“果真叫阴丽华吗？”明儿笑道：“谁骗你呢？”刘文叔道：“那就对了。”故



意伸手向怀里摸信。明儿道：“你先将信给我看看，可对不对？”他摸了一会，忙笑道：“我可急昏了，怎的连一封信都忘记了，没有带来，可不是笑话呢？”他便对明儿笑道：“烦你回去对你们小姐说一声，就说有个人，姓君名字叫做子求，他有信给你呢。”明儿笑道：“信呢？”刘文叔笑道：“我明天准定送来，好吗？”明儿点头，笑道：“好是好的，但是不要再学今天这个样儿，又要累得我们送你出去了。”刘文叔摇头笑道：“不会的，不会的，一回生，二回熟，哪里能回回像今朝这个样子呢？”她便领刘文叔绕着茶蘼架子转了好几个圈子，一面走，一面向刘文叔说道：“你原不晓得，这茶蘼架子摆得十分奥妙，我常常听他们说，当日老太太在日的时候，最欢喜栽花，许多的好花，栽到园里，不上几天，就要给强盗偷去了。后来没有法子想，就造出这些茶蘼花的架子来捉强盗，说也奇怪，没有来过的生人，撞到里面，再也摸不出去的。”刘文叔问道：“究竟是个什么顽意儿？”明儿笑道：“你不要急，我细细的告诉你。我们这个茶蘼花架立起来之后，一个月里，一连捉到三个偷花的强盗。那些偷花的强盗撞进来，每每转了一夜，转得力尽精疲，不能动弹，到了早上，不费一些气力，手到擒来，打得个皮开肉绽的才放了。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一班偷花的强盗奉旨再也不敢来了，都说我们主人，有法术将他们罩住，不能逃去。其实说破了，一点稀奇也没有。听说这茶蘼架子摆的位置，是按着什么八卦的方向，要出来只需看这架子上记号，就能出去了。”刘文叔又问道：“看什么记号呢？”明儿笑指那旁边的架子说道：“那可不是一个生字吗？你出去就寻那个有生字的架子，就出得去了。”刘文叔点头称是。一会子，走到小桥口，明儿便转身回去。

刘文叔折回原路，心中只是颠倒着阴丽华，他暗想道：“我不信，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人，敢是今朝遇见神仙了吗？”没一刻，进了白水村，早见他的大哥刘缤、二哥刘仲，迎上来同声问道：“你到哪里去的，整整的半天，到这时才回来？”他正自出神，一句也没有听见，走进自己的书房，一歪身子坐下。这正是：

野苑今朝逢艳侣，瑶台何日傍神仙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妆阁重来留情一笑 幽斋数语默证三生

却说刘文叔走进书房，靠着桌子坐下，一手托腮，光是追想方才情景。这时他的两个哥哥，见他这样，都十分诧异。刘缤道：“他从来没有过像今朝这样愁眉苦脸的，敢是受了人家的欺侮了吗？我们且去问问看。”说着，二人走进书房。

刘仲首先问道：“三弟今天是到哪里去的？”他坐在桌子旁边，文风不动，竟一个字



都没有听见。刘仲向刘缙道：“大哥！你看三弟今朝这个样儿，一定和谁淘气的。如果不是，为何这样的不瞅不睬？”

刘缙点着头，走到他的身边，用手在他的肩上一拍，笑道：“三弟！你今天敢是和哪个争吵，这样气冲斗牛的？愚兄等一连问你几声，为什么连一个字都不答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正自想得神，不提防有人猛的将他一拍，他倒是吓得一跳，急收回飞出去的魂灵定睛一看，但见两个哥哥站在身旁问话，可是他也未曾听得清楚，只当是问他田事的呢，忙答道：“瓜田里的肥料，已经派人布好；豆子田里的草，已经锄去；还有麦田里的潭已动手了，只有菜子还没收，别的差不多全没有事了”。

刘缙、刘仲听了他这番所答非所问的话，不禁哈哈大笑。

他见他们笑起来，还只当是他们听了自己说的话，赞成的呢。他便高兴起来，又说道：“不是我夸一句海口，凭这六百多顷田，由我一个人调度，任他们佃户怎样的刁钻，在我的面前，总是掉不过鬼去的。”他们听了，更是大笑不止。

刘文叔到了此时，还不晓得他们为的是什么事发笑的，复又开口说道：“大哥二哥听了我这番话，敢是有些不对吗？”刘缙忙道：“你的话原是正经，有什么不对呢？”刘文叔忙道：“既然对的，又为何这样的发笑呢？”刘仲笑道：“我们不是笑的别样，方才你走进门，我们两个人就问你几句，你好像带了圣旨一样的，直朝后面走，一声也不答应我们；我们倒大惑不解，究竟不知你为着什么事情这样的生气？我们又不放心，一直跟你到这里，大哥先问你，我又问你，总没有听见你答应我们一句腔，后来大哥在你肩上拍了一下子，你才开口。不想你讲出这许多驴头不对马嘴的话来，我们岂不好笑？”

他听了这番说，怔怔的半天才开口说道：“我委实没有听见你们说什么呀？”刘缙忙道：“我看你今天和田里，一定遇着什么风了，不然，何至这样的神经错乱呢？”刘仲道：“不错，不错，或者可以碰到什么怪风，也说不定，赶紧叫人拿姜汤醒醒脾。”刘缙便要着人去办姜汤。他急道：“这不是奇谈么？我又不是生病了，好端端的要吃什么姜汤呢？”刘仲道：“你用不着嘴强，还是饮一些姜汤的好，你不晓得，这姜汤的功用很大，既可以辟邪去祟，又可以醒脾开胃。你吃一些，不是很好的吗？”刘文叔急道：“你们真是无风三尺浪，我一点毛病也没有，需什么姜汤葱汁呢？”刘缙道：“那么，方才连问你几句，也没有听见你答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呢？”

刘文叔沉思了一会，记得方才想起阴丽华的事，想得出神，所以他们的话一句没有听见。想到这里，不禁满面绯红，低音无语。

刘缙、刘仲见他这样，更加疑惑，便令人出去办姜汤。一会有姜汤烧好，一个小厮捧了进来。刘缙捧着，走到他身边说道：“兄弟！你喝一杯姜汤，精神马上就得清楚。”刘文叔心中暗笑，也不答话，将姜汤接了过来，轻轻的往地下一泼，笑道：“真个这样的见神见鬼了。我方才因为想了一件事情，想得出神，所以你们问我，就没有在意，你们马上来乱弄了。”刘缙笑道：“既然这样，便不准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要随我们一同





去谈谈才好呢。”刘文叔被他们缠得没法，只好答应跟他们一同走到大厅上。那一班刘缤的朋友，足有四百多人，东西两个厢房里，以及花厅正厅上跑来跑去，十分热闹。有的须眉如雪，有的年未弱冠，胖的、瘦的、蠢的、俏的，形形色色，真个是珠履三千。刘文叔正眼也不去看他们一下子，懒洋洋的一个人往椅子上一坐，也不和众人谈话，只是直着双目呆呆的出神。刘缤、刘仲，也只当他是为着田里什么事没有办妥呢，也不再去理他，各有各的事情去了。

不多时，已到申牌时候，一班厨子，纷纷的到大厅上摆酒搬菜。一会子安摆停当，那班门下客，一个个不消去请，老老实实的都来就坐。刘缤、刘仲、刘文叔三个人，和五个年纪大些的老头子，坐在一张桌子上。

酒未数巡，忽有一个人掷杯于地，掩着面孔，号啕大哭。刘缤忙问道：“李先生！今天何故这样的悲伤烦恼，莫非下人怠慢先生吗？如果有什么不到之处，请直接可以告诉鄙人。”那人拭泪道：“明公哪里话来，兄弟在府上，一切承蒙看顾，已是感激不尽，哪里有什么不到之处呢？不过我哭的并非别事，因为今天得着一个消息，听说太皇太后驾崩，故而伤心落泪的。试看现在乱到什么程度了，莽贼篡位，自号新皇帝，眼看着要到五年了，不幸太皇太后又崩驾归西，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一件事啊！”有个老头子，跷起胡子叹道：“莽贼正式篡位的那一年，差不多是戊辰吧？今年癸酉，却整整六年了，怎么说是要到五年呢？”刘缤皱眉叹道：“在这六年之内，人民受了多少涂炭，何日方能遂我的心头愿呢？”刘仲道：“大哥！你这话忒也没有勇气了，大丈夫乘时而起，守如处女，出如脱兔，既想恢复我们汉家基业，还能在这里犹疑不决么？时机一到，还不趁风下桌，杀他个片甲不留，这才是英雄的行径呢。”众人附和道：“如果贤昆仲义旗一树，吾等谁不愿效死力呢？”

刘文叔笑道：“诸公的高见，全不是安邦定国的议论，不错，现在莽贼果然闹得天怨民愁的了。但是他虽然罪不容诛，要是凭你们嘴里说，竖义旗就竖义旗，谈何容易？凭诸公的智勇，并不是我刘文叔说一句败兴的话，恐怕用一杯水，去救一车子火，结果决定不会有一点效力的。要做这种掀天揭地的大事业，断不是仗着一己的见识和才智所能成事的。老实说一句，照诸公的才干，谈天说地还可以，如果正经办起大事来，连当一名小卒的资格还没有呢。”

他将这番话一口气说了到底，把一班门下客，吓得一个个倒抽一口冷气，面面相觑，半晌答不出话来。

刘缤忙喝道：“你是个小孩子家，晓得天多高、地多厚呢？没由的在这里信口雌黄，你可知道得罪人么？”刘文叔冷笑不语。

刘缤忙又向众人招呼陪罪道：“舍弟年幼无知，言语冲撞诸公，务望原谅才好！”众人齐说道：“明公说哪里话来，令弟一番议论，自是高明得很，我们真个十分拜服。”

刘仲道：“请诸公不要客气，小孩子家只晓得胡说乱道的，称得起什么高明，不要折煞他罢。”他们正自谦虚着。刘文叔也不答话，站起身来出了席，向刘缤说道：“大





哥！我今天身体非常疲倦，此刻我要去睡了。”刘缙笑道：“我晓得你是个生成的劳碌命，闲着一天，马上就不对了，今天可是弄得疲倦了？”

他也不回答，一径往后面书房里走来，进了自己的书房，便命小僮将门闭好，自己在屋里踱来踱去，心中暗想道：“明天去，想什么法子教那儿人出来呢？但是写信这个法子不是不好，恐怕她一时反起脸来，将这信送给他的哥哥，那么我不是就要糟糕了么？”他停了一会子，猛的又想道：“那阴丽华会朝他狠狠的望了一眼的，她如果没有意与我，还能叫明儿将我送出来么？是的，她定有意与我的。可是这封信，怎样写法呢？写得过深，又怕她的学识浅，不能了解；写得浅些，又怕她笑我不通。她究竟是个才女，或者是一个目不识丁女子，这倒是一个疑问了。她是个才女，见了我的信，任她无情，总不至来怪罪我的；假若是个不识字的女子，可不白费了我一番心思，去讨没趣么？”他想到这里，真个是十分纳闷。停了一会，忽然又转过念头道：“我想她一定是个识字的才子，只听明儿讲话大半夹着风雅的口吻，如果她是个不识字的，她的丫头自然就会粗俗了。”他想到这里，不觉喜形于色，忙到桌子跟前，取笔磨墨，预备写信给她，他刚拿起笔来，猛然又转起一个念头来，忙放下笔，说道：“倒底不能写信，因为这信是有痕迹的，不如明天去用话探试她罢。”

他又踱了一回，已有些倦意，便走到床前，揭开帐子，和衣睡下。那窗外的月色直射进来，他刚要入梦，忽听得窗外一阵微风，将竹叶吹得飒飒的作响。他睁开睡眼一骨碌爬起来，便去将门放开，伸头四下一张，也不见有什么东西，只得重行关好门，坐到自己的床边，自言自语道：“不是奇怪极了？明明的听见有个女人走路的声音。还夹着一种环珮的声音，怎么开门望望，就没有了呢？”他正自说着，猛可里又听得叮叮啷啷的环珮声音，他仔细一听，丝毫不错，忙又开门走出去，寻找了一回，谁知连一些影子也没有。他无奈，只得回到门口，直挺挺立着，目不转睛的等候着，不一会果然又响了，他仔细一听，不是别的，原来是竹叶参差作响。他自己也觉得好笑，重行将门关好，躺到床上，可是奇怪得很，一闭眼睛就得看见一个满面笑容的阴丽华，玉立亭亭的站在他的床前，他不由的将眼睛睁开来瞧瞧，翻来覆去一直到子牌的时候，还未曾睡着。几次强将眼睛闭起，无奈稍一合拢来，马上又撑了开来。不多时，东方已经渐渐的发白。他疲倦极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合起眼来，真的睡着了。

再说那明儿回去，到了阴丽华的绣楼上，只见丽华手托香腮，秋波凝视，默默的在那里出神。明儿轻轻走过来笑道：“姑娘，我已经将那个高鼻子送出去了。”丽华嫣然一笑道：“人家的鼻子怎样高法呢？”明儿笑道：“姑娘，你倒不要问这人的鼻子，委实比较寻常人来得高许多哩！”丽华笑道：“管他高不高，既然将他送了出去就算了，还啰唆什么呢？”明儿笑道：“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来禀知姑娘，不知姑娘晓得吗？”丽华笑道：“痴丫头，你不说我怎么能晓得呢？”明儿笑道：“我送那高鼻子出去的时候，他曾对我说过，他有个表妹，名字叫什么君子求，她写一封信要带给你，我想从没有听见过一个姓君的，是你的朋友呀！”丽华笑道：“你说什么，我没有听得清楚，你再说一遍。”明儿





道：“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姓君的。”

丽华方才入神，忙问道：“他叫什么名字？”明儿道：“叫做君子求，他有一封信要带给你。”她听了这话，皱着柳眉，想一会道：“没有呀。”明儿笑道：“既然没有，为什么人家要寄信给你呢？那个高鼻子说得千真万真，准于明天将信送得来，难道假么？”她仔细的一想，芳心中早已料瞧着八九分，可是她何等的机警，连忙正色对明儿道：“这个姓君的，果然是我的好友，但是她和我交接的时候，你们大主人与二主人皆不晓得，现在她既然有信来，你可不能声张出去的，万一被他们晓得，一定要说我不守规矩，勾朋结类的了。”明儿哪里知道就理，连连的答应道：“姑娘请你放心，我断不在别人面前露一言半句的。”丽华大喜道：“既然如此，你明天早上就到园里去守他收信，切切！”明儿唯唯答应，不在话下。

岔回来，再表刘文叔一梦醒来，不觉已到午时，望日当窗？那外面的鸟声，叫得一团糟似的。

他披衣下榻，开门一望，只见炊烟缕缕，花气袭人，正是巳牌的时候。他懒洋洋的将衣服穿好，稍稍的一梳洗，便起身出门，到了五杀场上看见刘缤，带着二千多名乡勇，在那草地上操练呢，他也没心去看，一径走到濠河口的吊桥上。

刘缤见他出来，正要和他说话，见他走上吊桥，似就要出村去的样子，不由的赶上来劝道：“兄弟，你昨天已经吃足辛苦了，今天又要到哪里去？”他冷冷的答道：“因为这几天身上非常不大爽快，所以住在家里气闷煞人，还是到外面去跑跑的好。”刘缤道：“游玩你尽管游玩，不过我劝你是不要操劳的为妙。田里的各事，自然有长佃的是问，需不着你去烦神的。他们如果错了一些儿，马上就教他们提头见我。”刘文叔笑道：“话虽然这样的说，但是天下事，大小都是一样的，待小人宜宽，防小人宜严，要是照你这样的做去，不消一年，包管要怨声载道了。”刘缤笑道：“你这话完全又不对了，古话云，赏罚分明，感恩并济，事无不成的。如果一味敷衍，一定要引起他们小视了。”刘文叔笑道：“你这话简直是错极了，用佃户岂能以用兵的手段来应付他们？不独不能发生效力，还怕要激成变乱呢！”刘缤被他说得嚤口难开，半晌才道：“兄弟的见识，果然比我们高明得多哩！”

刘文叔此刻心中有事，再也不情愿和他多讲废话，忙告辞了，出得村来，顺着旧路，仿仿佛佛的走向南来。不一会，又到了那一条溪边的小桥上，可怪那些小鸟和水里的鱼儿，似乎已经认识了的样子，一个个毫不退避，叫的、跳的、游的、飞的，像煞一幅天然的图画。他的心中是多么快活，多么自在，似乎存着无穷的希望，放在前面的样子，两条腿子也很奇怪，走起来，兀的有力气，不多一会，早到了她家的后园门口，只见后门口立着一个丽人，他心中大喜道：“这一定是丽华了。”三步两步的跑了过去，定睛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明儿。

但见她春风满面的，第一句就问道：“你的信送来了吗？”他故意答道：“送是送来，但是我们小姐说过的，不要别人接，需要你们家小姐亲自来接信才行呢。”明儿笑道：



“你这人可不古怪极了！任你是什么机密的信，我又不去替你拆开，怕什么呢？”刘文叔笑道：“那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小姐再三叮咛，教我这封函，千万不可落到别人的手里。我是抱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宗旨。姐姐，请你带你们的小姐出来，我好交信与她。”

明儿强他不过，只得向他盯了一眼，说道：“死人，你跟我进来吧！”他听了这话，如同奉了圣旨一样，轻手轻脚的跟着她走进园去。

不多时，走到书房门口，明儿对他道：“烦你在这里等等，我去带小姐马上就来。”他唯唯答应，她便起身去了。

刘文叔在书案上翻看了一会，等得心焦，忙出书房，张目向前面望去。猛可里听见西南角上呀的一声，他抬起头来，凝神一望，只见楼窗开处，立着一个绝代佳人，他料想一定是阴丽华毫无疑问了。但见她闪着秋波，朝刘文叔上下打量个不住，最后嫣然一笑，便闭了楼门。这一笑，倒不打紧，把个刘文叔笑得有痒没处搔，神魂飞越，在书房里转来踱去，像煞热锅上蚂蚁一样。等了一会，伸出头来，望了一会，不见动作，他满心焦躁道：“明儿假使去报告他家主人，那就糟了！”忽然又转过念头道：“不会的，不会的，方才她朝我一笑，显系她已得明儿的消息，才能这样的。”又等了半晌，突闻着一阵兰麝香风，接着又是断断续续一阵环珮的声音，从里面发了出来，他暗暗的欢喜道：“那人儿来了。”

不多时，果见明儿在前面领着路，但见她婷婷袅袅的来了。刘文叔这时不知怎样才好，又要整冠，又要理衣，真是一处弄不着。霎时她走到书房门口，停了停，便又走了进来，娇羞万状，默默含情。刘文叔到了这时，一肚子话尽化到无何有之乡，张口结舌，做声不得。明儿对他说道：“这是我们的小姐，先生有什么信儿，可拿出来吧？”

刘文叔忙抢上前躬身一揖，口中道：“请屏退侍从，以便将信奉上。”阴丽华宫袖一拂。明儿会意，连忙退出。她娇声问道：“先生有什么信，请拿出来吧！”这正是：

休道落花原有意，须知流水亦多情。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协力同心誓扶汉室 翻云覆雨初入柔乡

却说刘文叔见她问话，低声答道：“久慕芳名，昨于无意中得瞻仙姿，私怀幸慰！故以寄信为题，借此与玉人一亲芳泽，虽死亦愿矣。但素昧平生，幸勿责我孟浪，则衔感无既。”